

Das Provisorium

[德] 沃尔夫冈·希尔毕西 著
Wolfgang Hilbig

王佳懿 译

权宜之计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Das Provisorium

权宜之计

[德] 沃尔夫冈·希尔毕西 著

Wolfgang Hilbig

王佳懿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宜之计 / (德) 希尔毕西(Hilbig, W) 著; 王佳懿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6

书名原文: Das Provisorium

ISBN 978 - 7 - 5118 - 0812 - 7

I. ①权… II. ①希…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886 号

权宜之计

[德] 沃尔夫冈·希尔毕西 著
王佳懿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林 喆

装帧设计 贾丹丹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1 千

版本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 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 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 010 - 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 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 010 - 62534456

上海公司/ 021 - 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 0755 - 83072995

西安分公司/ 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 023 - 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 010 - 63939781/9782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0812 - 7 定价: 2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在纽伦堡一个灯光交织的精品服装小店，C 的身上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沿着平顺的楼梯往地下室走，走到这个回旋楼梯渐渐变窄的转角处，拖着不规律的步子悄无声息地踩在地毯上——转角处楼梯的宽度不均，让人很恼火——突然，他感到背后有人要偷袭。一个阴影越过了他。他预料会有一只拿着或没拿武器的胳膊向自己高高举起。他迅速在台阶上转过身，左手从胯部抡起来，挡向那只举起的手臂，随后硬生生打中对方的下颌，而他还没看清那人是什么模样。这一下原本就该够了，但他仍然微屈单膝，用右拳击中那人的身体，吃准了对方夹克上一粒牛角纽扣，认定这才是准确的进攻位置。他用尽全身力气抡起右手，深深地砸进对方身体，纽扣飞了起来，夹克也高高扬起。这记上钩拳足以把对方给废了。他两腿来回小步跃动，又紧握左拳朝对方毫无遮挡的头上使劲一击；这一拳彻底解决了那个混蛋。

随着一声呻吟，那个混蛋撞向楼梯扶手，整个人就像一把剪刀挂在上边，然后往后晃了一下，扑腾一声摔在楼梯上；在腹部着地之前，还不那么优雅地向后滚了一圈，碰倒一盏落地灯，灯马上就灭了。半明半暗中，还能看清这个家伙完全被打烂的躯体从夹克里滑出来，转

向背后的脸上挂着一丝指责的嘲笑。尘土弥漫，楼梯下面小店的营业间传来几声尖叫。C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石膏灰尘，跨过被打烂的橱窗人体模型——他之前就是感觉受到了它的袭击——迈着加快而又沉稳的步子离开这里，重新回到阔巷*明亮的午后阳光中。他摇了摇头，紧张地环顾四周，努力抑制住一种异乎寻常的内疚感：毫无疑问，他刚才的反击太过激烈，其实一拳已经足够。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一个普通的下午，一切都如往常一样井然有序，阔巷到处是逛街的人，熙熙攘攘，这使C能够毫不惹人注目地淹没在人群之中。现在是最拥挤的时段，离商店关门只剩下几个小时，人特别多。在一排排看得人眼花缭乱的商店前面，没有一个人肯放慢脚步；大家都行色匆匆、迫不及待，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告诉你，他们现在要去做世界上最正当的事情：逛街。柯贝尔格街与阔巷交汇处的出租车一直没歇过，一辆车才刚停稳，后座或后备箱就被扔进了装得鼓鼓囊囊的购物袋，然后一辆接一辆地满载顾客缓缓离去，给后面来的车腾出位置。它们嗡嗡地驶向市区，或者开往市郊，返程时再把满怀购物欲望的顾客拉回步行街。这就是永恒的交易和转化，如同某位总裁、银行家或是联邦总统在演讲中说过的那样，交易和转化中的保守与灵活。抵达火车站的有轨电车打开车门，摩肩接踵的购物人群涌出，立刻就汇入步行街的人流中。在路面底下，地铁呼啸着到站，伴随着广播里的注意事项，再次涌出购物的人潮。广

* 纽伦堡著名的购物街。——译注

播指挥他们站上本已人满为患的电梯,电梯再把他们直接送到阳光灿烂的步行街。那里混杂着心满意足和心存不满的人,而他们也会把对方搞混;上当者与没有受骗的人混在一起,走进精品服装店、商场、药店和画廊,高兴地拥抱欺瞒他们的骗子;他们购物,付款,再次付款,手上就像长出了翅膀,飞快地签下支票。每当他们重新回到阔巷,都会因为自己的支付能力而容光焕发,仿佛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宠儿。

与此同时,C满头大汗地坐在一张宽大的阳伞底下;这家甜品店门前的桌子都有阳伞遮阴。他试着慢悠悠地喝一杯温热的咖啡;而和咖啡一道点的水则已被他一饮而尽。

这里的人简直太多了!他生气地默念,注视着人群。人太多了,即使用一部很厚的长篇小说,也难以装得下所有这些人。不过,那样的话,文学评论倒应该会很满意。早在当年的马车时代,文学评论就总是研究叙事作品里的人物数量。人物,人物,还是人物,始终是同样的论调。“我为什么还要参与其中……我已经放弃跟文学评论争执了,还没等它开腔就已经放弃了”——说这种颇为大言不惭的话,几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尤其在他独自一人的场合;此时,他似乎面对着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两人乐于交流思想、畅谈文学;他这么做,通常是为了能让自己片刻间从激动和混乱中平静下来。

四处张望的时候,C看到,在一个他不能确定的方向,火车站左侧高楼上的某处,太阳正沉浸于城市上空的雾气之中。在雾气中,它再次燃烧,似乎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将它的光芒和炽热的颜色泄向地

上的街道。傍晚到了,四周的忙碌终于显出了一丝疲倦。刚刚还挤得密不透风的人行道边,陆续出现了空车位。步行街的人潮开始平息,越来越多的人四散而去。甜品店门前的桌子突然有了很多空座,收拾餐具的速度也放慢下来,因为主要的忙乱已经过去了。跟他共用一张桌子的那对年轻男女突然起身离开,仿佛他们脑子里有铃声提醒一样。刚才他们还在顽强地大口消灭一块奶油草莓蛋糕;盘子里剩了蛋糕的三分之一还要多。走之前,他们还不忘用叉子把蛋糕搅烂,这样一来,别人就不能再吃了。两人不停地往嘴里塞蛋糕的时候,C出神地盯着他们看,他们肯定以为他是个饿鬼。其实,他们想错了,他之所以两眼放光,是因为口渴。两人匆匆离开的真正原因在于,现在已经六点半了,虽然让人沮丧,但确实到了离开购物区的时候。大商场的门前站着手拿钥匙的男人,他们给迷失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而没来得及在关门出去的顾客再次打开玻璃门,让这些满脸通红的人重新回到大街上。热闹过去了!傍晚的大街空荡荡的,将要到来的夜晚似乎没有尽头。前方的黑暗无比漫长,路上很快就会人影全无,而人们还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跟今天一样,是个适合购物的晴朗日子。乌云可能会聚集,城市的上空一片昏暗——啊,变幻无常的九月!太阳带着似乎有毒的红褐色,躲进了雾气中,它的余温已经无法燃烧掉这个城市角落里的味道。一种说不出的陈腐气息从人行道旁的排水沟升腾起来,混杂着肥皂味的汗水落在咖啡馆塑料桌布的编织图案上。在这种温暖中,剩下的草莓蛋糕上,紫红色布丁开始融化;盘子上几只蜜蜂来回飞舞,它们完全被蛋糕的颜色和香味

俘虏了。咖啡馆应该开到八点,但现在,这个单独坐着的人——一小时前,他面前就是这半杯咖啡,上面飘着没有搅散的奶油——这个不想再点东西的人,正忍受着两个女店员不耐烦的斜视;她们一个金发,一个棕发,两人都看不出年龄。这个人,这个显然没有车停在购物区旁边的人,在想什么呢?不过,他也不需要用车运东西,因为他的战利品只有一个很薄的正方形购物袋,长宽大概都是三十厘米。显然他只买了一张唱片。在这里,他只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纯净水,而且在店员端上来以后马上就结账了。一分钱小费也没给。这种人很难归入哪一类,光听口音,他不是纽伦堡人。确切地说,他可能来自东德,但是,东德人怎么会到纽伦堡来?似乎有点儿不太对劲。

C跟那三个喝啤酒的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他们坐在离他稍远的一张桌子,靠近人行道,各自的车钥匙都扔在桌上。三个青年,不算太年轻,三把不同的车钥匙,上面印有各自汽车的标志,钥匙环上还连着金色或银色的挂链,闪闪发亮。他们无聊地玩弄着这种叮当作响而且一点也不便宜的金属,时不时拿起来绕着手指转圈。三个人都穿着花衬衫,领口几乎开到腰部,露出他们晒过的皮肤和或浅或深的卷曲胸毛。看得出来,他们很注意呵护身体。衬衫的短袖恰到好处,绷紧的布料显出肩膀和上臂的肌肉线条。其中两人还有彩色纹身。三个人都戴着金色的手表和同样是金色的项链,非常精致,以至于连胸毛都反射着链子的金光。他们用三根手指握住啤酒瓶倒酒,留意不让啤酒的泡沫溢出高脚酒杯;项链在傍晚的阳光中闪闪发亮。看着他们喝酒,C感到口渴难耐。他们慢悠悠地喝着,跟这种喝

酒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是不菲的收入；C 一直无法像他们这样。他们没注意他；他们知道，两个女店员一直在认真地观察他们。他们专注聊天的同时，又带着些许轻蔑的神色。始终是一个在说，另外两个在听，偶尔喝一口酒，像是默示同意。C 能够看到他们中没有纹身的那个人的正面；他每喝完一口酒，都细心地擦去自己小胡子上的啤酒泡沫，小心翼翼而又忘我地捋着胡子硬邦邦的根部；每次轮到他讲话，向上弯曲的小胡子就在他太过单薄的上唇上面晃荡。C 出神地看着他的小胡子晃荡，觉得就像秃鹫在飞。两个女店员灵活地穿梭在还没收拾的桌子之间。她们将餐具放在一个托盘里，把桌上残留的蛋糕屑清理干净；她们时不时地消失在咖啡馆的里间。C 觉得没有任何人注意自己；他在心头默念：事情过去了……

事情过去了！C 重复着，就好像一觉睡醒脑子里面还有余音：片刻之后，我将消失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某种东西中止了，它推迟了；也许我会突然睁开眼睛，看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在纽伦堡，这一点他一直都不想搞懂。他也去过其他地方，然而，他此刻在纽伦堡，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蓄着威廉二世式胡子的年轻男人。纽伦堡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城市，也是一个复制品泛滥的城市。在他的印象中，人类所有的一点一滴都在这座城市被复制，然后拿到精品店里出售。

C 来到了这么一个城市，在这里，一个人完全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消失在右后方，消失在市中心，一会儿又穿过行人几乎散尽的步行街，来到所谓的城堡山前，这座小山上所有的路都陡峭地向上延

伸,爬上去十分费力,不过,对于他的肺活量来说,这不成问题;很久以前,他曾经是一个运动员,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在夏末傍晚的霞光中,城堡废墟前的广场上满是被称作背包族的游客,以及很多自命不凡的纽伦堡年轻人。远远望去,广场粗糙的石子路面仿佛铺开了整整一个营的人群,尽是背叛者和溃散者,沐浴在夕阳西沉的余晖中。在刚才天光大亮的时候,这里的人似乎能拒绝山下面步行街上大肆购物的热潮,不为所动。一群喝酒的人里头,有人弹着吉他,赢得不少注意,甚至让 C 放慢了脚步……这博取热闹的音乐触动了。他。不过,一想到自己的唱片,他便不再受影响,只打算一回到家就立刻放这张唱片。

C 不属于广场上蹲着、躺着或者散步的人,也不属于只来这里看看热闹的人。后者都穿着更好更贵的衣服,至少他们不会觉得有义务穿上与身份相当的牛仔装,戴上磨破的皮带;他们也不必在山下面逐渐散去的购物人群中奋力攒动,因为他们早就心满意足地买完了东西,战利品已放在了家中。此刻,这些人在城堡上踱着笔挺的步子,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了宽容,以一种慷慨的目空一切来表达绝对的自信。他们昂首挺胸地穿过烤香肠产生的烟雾;烟味混合着啤酒的味道,弥漫于城堡山。周围所有的摊位都在营业,在这个夏末的傍晚,摊主不会白白地等待顾客。C 只想赶紧回家去听刚买的新唱片,便焦急地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在哪家酒吧停留。他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其他地方;既不属于这里随意躺着的人,也不属于那些四处闲逛参观的人。这里的自由不是为他准备的,因为他比他们要自由得

多。由于他有更大的自由，也就不自由了，因为他既不属于这边的世界，在这里，人们要么闲躺要么散步；也不属于对面的世界，那里的人们天天幻想着能够在这里闲躺或者散步……

C加快了脚步，在随处坐着的游客中搜寻最短的路程；他只停下了一次，当时有一只空酒瓶滚到他脚前，又叮当作响地滚下石子路面，直到被某个人用脚停住。他把装着唱片的购物袋挂到右手腕上，手插在裤兜里，左手腾出来抽烟，这种姿势跟他坚毅的脸庞很相称。离开城堡山后，他不能再否认，口渴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有两三次，他在某个饭馆前停了下来；饭馆的门都大开着，显然是为了让傍晚新鲜的空气吹进去。他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走。最终，他拦下一辆出租车，一头钻了进去。

司机只需要载他一小段路就到他家了。他还记得，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晚上都打车回家。他完全没有方向感，始终如此。有很多次，微笑着的司机转过两个街角，穿过一条袖珍小道，一分钟以后就停在了他家门前。即使没有喝那么多酒，他还是找不到方向。他觉得自己完全熟悉不了西德的城市。这么长时间，好几个月了，他对纽伦堡一点儿也不熟，就跟此前在法兰克福旁边的哈瑙度过那几个月一样，尽管哈瑙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街道看上去也都是笔直的。西德的街道很亮堂，充斥着大量的文字、标志、图示以及其他的符号，在这些泛滥的符号中，太难找出几条线索并记住它们。这里到处都是线索，因此每一条线索都既正确又错误，文字系统退化成了文盲的媒介。

直到现在,C对纽伦堡还没有真正熟悉。对他而言,该是熟悉这个地方的时候了。因为,可以预见,他必须一个人在这里独立生活。其实他早该预见到这一点,但他却没有。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来这里多久了,就跟他完全没有方向感一样。每当有人问起,他总是回答,来这里有一年了……然后他马上意识到,其实已经两年,甚至更久……仿佛他自己拒绝清醒过来,拒绝搞清楚他来纽伦堡究竟有几年了。他已经在这里消耗了生命中大量的时间,脑子里想的却一直都是一年……他觉得,很有可能,等到三年过去,甚至五年过去,他脑子里想的还是一年。

C早已如此,他就是在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来到这里的,过了好几个月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搬到纽伦堡了。似乎是出于掩饰,他还保留着他在哈瑙的小房子,他的大部分信件这几个月来仍然是寄到哈瑙,再根据一项转寄申请寄到这里。他仿佛在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下来到这里。对他进行催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内容围绕着一个女人的身影打转,不过,他未能成功地把她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女人。这一点,他其实从来没有在任何女人身上成功过。

当C没法再隐瞒他已经搬家之后,他对着电话那头解释,这里租金便宜。事实的确如此。

“哈瑙的房子租金也一样便宜。”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C注意到对方声音里阴沉的调子变得越来越紧张,随时都有可能刺耳起来。“纽伦堡的这套房子是资助人帮我付房租,”他解释,“所以我必须搬过来。况且哈瑙跟莱比锡的相似之处太多了,这一点

我不喜欢……”

“原来你从来就没喜欢过莱比锡，”对方的声音透着失望，“或许你也从来没喜欢过我。”

“这太荒唐了，”C说，“你不是莱比锡，你只是住在莱比锡。”

“既然你不喜欢莱比锡，看来你也不会回来了。”

“这只是你一直以来的担心。”

“而且你在哈瑙的房子还留着，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如果你在那边到处都有房子，你肯定是不想回来了。”

C不安地听着，莱比锡的那个声音开始抽泣。他想用一个无聊的笑话来化解这份尴尬。“我有好几个资助人，承担我一年的费用对于他们来说算不上什么。但是，一年过后，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你知道我的态度……”

“你想跟我说，你有一个女资助人！你想告诉我，一年后，等你们的关系有可能出问题的时候，你会再次离开她……”

他说了些什么蠢话！他在纽伦堡的房子有人资助？这当然不是真的，当初他费尽周折才找到这所房子。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掩盖他搬到纽伦堡的真正原因。但这番话未能奏效，莱比锡的那个声音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

这样一场谈话后，他在房子里一刻也待不住了，便径直去了一家酒吧。坐下之后，他像个病人似的自言自语：我只是暂时搬到这里，这绝对不是谎话。在酒精的作用下，莱比锡的女人渐渐从脑子里褪去了，占上风的是纽伦堡的女人。但后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看到

他满身酒气地出现在她面前。

然而，恰恰是酒精的作用，让他对她的爱深入到一个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程度。他的口才变得出众；等酒力过去，他渐渐清醒的时候，才发现过去几个小时对她说的这些话有多么可怕。他有些担心，在这里的停留到期后，自己能否把这段感情放下——就像人们把可以用来写作的文学素材抛到脑后一样。他扪心自问：再次离开这里时，能否把自己的感情都放到一边？

抛弃他现在住的房子则容易得多。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来把屋子收拾得像个人住的地方。他刚来那几个月，房间里除了地上的一张垫子，什么东西也没有。过了很久，他才陆续添置了桌子、椅子和书架；此时，他在纽伦堡一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书架虽然装上了，但未经整理；书架上放着大锅和平底锅，还堆着衬衫和内裤。餐桌上永远摆着一个装餐具的塑料篮，尽管橱柜有一个抽屉是专门用来放餐具的；刀叉并没有放在塑料篮子里，而是胡乱堆在篮子周围，使得桌子根本就用不了。这一切似乎是要表明：他待在这儿只是权宜之计。

这只是 C 消沉处事的一个方面。这种消沉，经由酒精，以及更多地通过让他无法忍受的酒醒的过程，得到了加强。酒醒时，几个封装完好的纸箱子总是刺痛他的眼睛。这些箱子被他从房子里的一个角落推到另一个角落，里面都装满了书，它们偷走了他的平静，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让他根本得不到平静。每当别人问起这些没开封的箱子里装着什么，或者他自己回想起来——因为他不能无视这些箱

子的存在——他的反应总是很敏感。尤其是其中的两个箱子,装着
他未完成的书稿。尽管它们就在他面前,长久地与他一路同行,但它
们只是一种失败的存在。

很长时间以来,C所有的想法最后都归结为一个问题,一个极其
简单、几乎可以应用于所有情况的问题:我应该去哪儿?他一直觉得
这个问题笼罩着自己。他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会自动冒出来。他
越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逼得越急。他试图把它压下去,然而,当他上
街随便买几样东西时,它已经跟上来了;更糟糕的是,它会等在房子
中间,伺机偷袭。自从他住进这个有三间房、带着厨房和浴室的屋
子,拥有了他不清楚具体多大面积的优越空间,便时常遇到这种情
形:他在屋子里走动,突然停下来,站在木地板上,如同盐柱一般,仿
佛无意间回头看了一眼罪恶之城*,迷惑地自问:我该去哪个房间呢?

今天,这样的情形又出现了。该去写字台!他回答,然后就照做
了。可是,刚在纸上写了几句话,他就感觉到一种从身体内部升腾起
来的口渴,这种口渴把他再次从椅子上拉了起来。每当看到双腿不
由自主地迈向那个小广场的方向,仿佛它从来就不去别的地方,他心
里总是涌起一种恼怒的不确定感。那个广场叫席勒广场。他每天去
那里五次,绕着广场转圈。就跟被催眠了一样,像个上紧发条的自动

* 《圣经》里关于盐柱的故事:上帝将硫磺和大火引向两个罪恶之城所多玛
和蛾摩拉。上帝派出两个天使告诉唯一的义人罗得,叫他带着全家逃离,并告
诫他不可回头看。不料罗得的妻子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瞬间就变成了——译注

装置,他总是走在去席勒广场的路上。但是,住在那里的那个女人现在不希望他去!这个夏天有什么东西中断了,他和她之间出现了一些隔阂。他们的对话变得越来越简短,只谈论实际的东西。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他问她什么,她总是回答“你不用管,我自己会解决”或者“你不用担心,我现在比你想的要好”。她已经提过好多次,希望他能够让她安静一段时间,不过,这次她的拒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突然发现,她不在了,她已离开……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她那辆小汽车没有停在家门口。问了一圈她所有的熟人之后,他终于知道:她在慕尼黑;她这样做是想在他俩之间营造出更大的空间距离。等到他下定决心一段时间都不打扰她,她肯定会在某一天回来……

C 猜得到她在慕尼黑会待在哪儿,但不敢贸然给她打电话。那里有一对夫妇是她的朋友,夫妇俩各住一套房子,丈夫常年出差,因此房子经常几天甚至几星期都没人住。

C 也去过那里,去年冬天在那里待了将近三个星期。他后来很诗意地描述自己的这段经历——命运让他流落到了慕尼黑。慕尼黑一直以来都很吸引他,不仅是在冬天,其实春天或夏天他也好几次路过。他读到的关于这座城市的一切,在他心里留下了一种浪漫的感觉;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有种意大利式的氛围。带着这种由心底而生的乐观主义,他到达了慕尼黑火车总站。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火车站顶下方巨大的字体:“慕尼黑是世界闻名的啤酒之乡……”那个时候他已开始把他无法控制的饮酒行为当成一个问题来看待。但是,显然,慕尼黑著名的古绘画陈列馆不把饮酒看成是问题;慕尼黑啤酒厂世界领先,这一点在火车站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要同这个城市的需求斗争,这不无讽刺。看来,他在慕尼黑的世界里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前行了——事实上,他的慕尼黑之旅在火车站就已经结束。

C 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他是在慕尼黑的日子里认识